

目錄

1、	前言與結論	p.3-9
2、	工作日誌簡表	p.10
3、	研究成果	p.11
a.	《神人之家》影片及受訪團隊簡介	p.12
	拍自家故事，在世界裡創作——《神人之家》的製作之路	p.13-20
	附錄一、盧盈良導演訪問逐字稿	p.71-82
	附錄二、陳璽文監製訪問逐字稿	p.83-95
b.	附錄三、李佩禪製片訪談逐字稿	p.96-109
	許哲嘉導演與《捕鰻的人》簡介	p.21
	從土炮到團隊－許哲嘉與《捕鰻的人》亞洲合製經驗分享	p.22-27
c.	附錄四、許哲嘉導演《捕鰻的人》訪問逐字稿	p.110-120
	CNEX、CCDF及受訪團隊簡介	p.28
	打磨跟世界對話的可能——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	p.29-35
d.	附錄五、CNEX共同創辦人暨董事長蔣顯斌&CCDF總監張與蘭訪問逐字稿	p.121-139
	OTT影音串流平台 Giloo紀實影音及受訪團隊簡介	p.36
	打開映演體驗的可能性——Giloo紀實影音	p.37-43
e.	附錄六、Giloo總監鄧兆旻&行銷與節目總監施俞如訪問逐字稿	p.140-159
	太陽花影像運動與團隊成員簡介	p.44
	集眾人之力的影像運動－從《太陽不遠》到「太陽花運動影像資料庫」	p.45-52
f.	附錄七、太陽花影像運動訪問逐字稿	p.160-177
	公共電視《紀錄觀點》、製作人蘇啟禎 簡介	p.53
	電視紀錄片製作與播映平台－公視《紀錄觀點》	p.54-58
g.	附錄八、《紀錄觀點》製作人蘇啟禎訪問逐字稿	p.178-193
	著作權概念及實務	p.59-64
h.	影視契約法律解析	p.65-70



1、前言與結論

A. 前言

紀錄片工會曾完成《愛恨情愁紀錄片》與《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兩本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書，也發起以太陽花運動為拍攝主題的《太陽·不遠》紀錄片線上募資拍攝計畫，以及後續的行銷發行。經歷這一遭，深深有感台灣紀錄片行銷及發行經驗之複雜、多變。

過去台灣紀錄片的研究調查大多以製作面與創作美學為主，在產業面的連結探討則較少，因此，紀工會在2018年11月成立「紀錄片產業研究小組」，期待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深度訪問並整合具代表性的紀錄片發行行銷案例，提供給未來的紀錄片創作者經驗參考。

2019年，產研小組發起了「完成之後－台灣紀錄片發行及行銷經驗研究」計畫，由國藝會補助，於2020年完成研究，書寫出超過二十萬字的研究訪談與分析內容，並於2020年10月17日，舉辦公開分享會，向大眾分享研究成果。

透過這些案例的深度訪談與個案分析，我們了解到從不同的放映管道（院線、巡演、網路新媒體），從個人的經驗到機構（發行、行銷、推廣單位），深入了解近年台灣紀錄片完成之後，發展的路徑和推廣的做法。

最初我們的問題意識為：「一部紀錄片在完成後，可以有哪些方式被觀眾看見？作為一名創作者，可以有哪些選擇？又可以如何施力？」但隨著上回研究後我們理解到，很多完成之「後」的實踐，是需要完成之「前」就開始思考與決定的。特別是涉及到國際合製合資、國際發行映演的影片。

即使是習慣單打獨鬥的紀錄片工作者，將影片推至映演、行銷的路上，勢必要和許多不同專業的個人與團隊、機構合作，這之中，除了彼此合作的分工與專業究竟如何協調、運作之外，關於雙方面版權與權益的各種狀況，也有待進一步的去分析討論。

因此，本次「完成之後2」的研究，我們納入了更多案例經驗的分享與分析，「在製作、放映、發行紀錄片的這條路上，作為一個紀錄片創作者，該如何選擇自己的路徑、合作的對象」更是本次研究想要增添並討論的主題。我們同樣以深度訪談與個案分析的方式，挑選了6個個案進行研究，分別有：

- 2部有國際合資合製經驗的紀錄片：《捕鰻的人》、《神人之家》
- 1個集體製作與發行映演案例：《太陽不遠》與「太陽花影像資料庫」
- 1個台灣「年資」最久的、聚焦華人紀錄片創作的國際提案大會：CCDF 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
- 1個台灣收錄最多獨立紀錄片、致力打造影像社群的OTT平台：Giloo紀實影音平台
- 1個台灣最重要的電視紀錄片頻道：公共電視《紀錄觀點》



除了以上六個案例研究外，我們統整了在紀錄片製作與映演中，關於版權與合約的內容整理，希望透過更詳細清楚的法規與細節的整理、歸納與研究，了解紀錄片製作者在產製發行與映演中，各項相關的權利、義務與規範。

B. 在完成之「前」 面向國際觀眾

觀眾在哪裡？該怎麼吸引觀眾的目光？該如何讓作品與觀眾見面、互動？這是許多紀錄片在完成之「後」，開始投入大量精力與資源的另一個「戰場」。然而透過本階段研究的個案，我們發現，這些問題可能在影片完成之「前」，就該開始思考、甚或行動了。

打磨與跟世界對話的可能——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

自2010年開始、每年秋天在台北舉辦的「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已走過近15個年頭，這個由非營利組織CNEX所成立的提案大會，是第一個面向華人世界的提案會。當初成立的起心動念，是希望提供一個平台，降低出國和語言的門檻，把來自全世界紀錄片產業單位的國際編審邀請來台，讓所有渴望說自己故事的紀錄片創作者有機會與其交流。曾榮獲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2017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日常對話》、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神人之家》等，都曾經入選過CCDF。曾在台灣有過商業映演的《逆者》，也因為預售給加拿大的知識網路頻道Knowledge Network，以不同版本呈現給海外觀眾。

然而，大部份的影片通常需要花到兩年的時間走過全世界各大提案會，才能籌募到一定的經費；提案後不一定能快速找到基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不同單位（如影展或電視台）的國際編審對一部影片提出相左的建言更是常有的事。CNEX董事長蔣顯斌認為，目前政治主題的紀錄片仍然會在國際上最受歡迎，而CCDF也會優先關注談及當代重要議題，並能夠提煉出特殊觀點、折射出時代訊息的紀錄片。不過這當然非常考驗導演的說故事功力，因為在跨國、跨文化之間去轉譯題目，「你有沒有辦法讓大家在看的時候都有一個共感？」

CCDF總監張與蘭認為，創作者們可以轉化思考，把參加提案視為「釐清自己到底想要拍什麼樣的影片」的過程，特別是當你的故事想要跨出自己的同溫層，「在台灣的觀眾以外，其他國際觀眾他的興奮點、他的共鳴點是什麼？又或者是，有時候你認為你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但為什麼他們會看不懂？」提案大會就是能有效率獲得情報的場合。

從土炮到團隊——《捕鰻的人》亞洲合製經驗路徑

《捕鰻的人》是許哲嘉導演，離開電視紀錄片領域後，第一部個人獨立製作的紀錄影片，一開始他採用了許多台灣紀錄片創作者最常見的方式，單打獨鬥進行製作，並申請補助拍攝資金。不過，2019年7月，《捕鰻的人》企劃入選當年的亞洲紀錄片提案



會The Asian Pitch(TAP)，並在最後獲選而得到來自亞洲三國的電視台的資金挹注與合作。這個歷程關鍵的推動、改變了影片接下來的發展與製作。

雖然哲嘉導演始終認為自己是用很土炮的方式在製作，但他十分努力做足了功課和準備工作。《捕鰻的人》一路過關斬將，成為最後入選當屆TAP的三個提案之一。在正式進入與三國電視台的合作會議時，哲嘉導演必須面對的，不再只是影片企劃與內容的傳達，更多是關於預算、版權、以及影片完成之後的發展。因而他邀請了國際製片角色的團隊成員加入，一起走進國際合製的路上。

這個過程與來回的溝通，對過去多以個人製作角度，思考紀錄片的工作者而言，必須要學習理解更多從製作人或者製片角度，來考量影片發展的各種可能。並且嘗試以團隊的力量，合作帶領影片走向更寬廣的紀錄片發行與映演的可能。

拍自家故事，在世界裡創作——《神人之家》的製作之路

《神人之家》是導演盧盈良第二部紀錄長片，講述離家二十載的他，回頭透過攝影機面對與家人間的情感羈絆，在國內囊括許多大獎，亦入圍瑞士真實影展（Visions du Réel）主競賽。

和許多台灣的紀錄片導演一樣，《神人之家》先以短片《阿志》參與新北市紀錄片獎，雖獲肯定，但接下來可以怎麼繼續往下走？對於這樣一個講自家故事的紀錄片，盧盈良最初其實非常茫然。後來他主動尋求監製/製片陳璽文的合作，並在金馬創投會議中獲得文策院「WIP文策院原創獎」，推進了《神人之家》的發展。因為除了增添了盧盈良「國際觀眾對影片是有興趣」的信心之外，也有機會前往柏林影展的台灣作品媒合會，與法國Films de Force Majeure公司的製片Jean-Laurent Csinidis確立合作，獲得來自法國的資源挹注，讓《神人之家》成為一部國際合製的影片。

作為監製的陳璽文與Jean-Laurent Csinidis，除了為《神人之家》尋求資金資源、創投活動的曝光之外，也參與影片創作面的討論。從影片主題應該著重在「家庭」或是「信仰」，到剪接階段哪些部分應該去資訊化、盡量留白，都給予以「國際觀眾視角」出發的建議。而盧盈良也認為在前期透過準備創投提案的素材、用英文去表達和提案，都確實是磨練自己的「作者意識」，幫助故事釐清的重要過程，同時也收穫許多圈子以外的意見。

監製陳璽文也提到，在國際合製中一定要特別留意版權的處理，特別是英美和歐洲、台灣的慣例是不同的，版權的銷售和使用也有差異，一定要謹慎釐清。此外，使用範圍也可以更細緻的以區域或洲別來分配，不一定國外的就要全交給外國公司；回收與盈利的分配也要思考清楚。而影展、院線、OTT等映演《神人之家》也沒有全部交給同一個發行單位處理，而是拆分開去談。「當然也不知道效率哪一個會比較好，也是不斷地在測試啦，這沒有人知道。」他說。



C. 集體力量的製作到映演《太陽不遠》和太陽花影像資料庫

2014年3月，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數十名學生與公民團體成員，突破立法院側門進入議場，以佔領立法院表達抗議訴求。過程中，自各方的紀錄片工作者，帶著機器於現場貼近紀錄。紀工會集結二十多位攝影師的力量輪班，希望盡可能完整的紀錄到整個運動的不同面向。並決定要用集體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一部影片。

受限於時間緊迫、事件頻發的現場狀況，同時也有著希望在年底大選前，試著「以影像影響社會、傳遞資訊」與「完成一部片」兩個共識前提下，由短片集合而成的《太陽，不遠》，讓集體創作成為可能。

當時，台灣社會整體有著對運動高度支持與期待的氛圍，捲動了許多人力與資源湧入，透過群眾募資的方式，《太陽不遠》影像計畫成功集結支持者的贊助與協力，募得了製作與後續發行映演的資金。募集到的資金用來支應影片製作、後續放映的簡單發行與戲院包場的費用，還有提供給支持者的回饋品DVD，以及往後延伸一段時間的邀映和座談，並在最終支持著後續《太陽花影像資料庫》的運作。《太陽花影像資料庫》是在完成影片之後逐步建置起來的。初衷是站在讓太陽花運動的影像素材能夠長久持續的為公共使用的立場，提供給台灣公眾在未來能夠繼續使用影像資料庫。

從戰鬥性的組合、產製，凝聚人民力量成功的募資，到後來持續運作的太陽花影像資料庫，十年過去，這一段路程，標誌紀錄片影像工作者，透過集體力量，參與社會、政治，從紀錄到行動的實踐與可能。

D. 產業單位的觀點與經驗整理

電視紀錄片製作與播映平臺的現在與未來——公共電視《紀錄觀點》

作為一個長年持續穩定與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合作的節目，《紀錄觀點》這幾年來，因為歷經公視內部組織的變動，以及經費來源的不同，在委製案的合作方式裡有不少的變化。不過從2023年起接任的製作人蘇啟禎，將「公視紀實」系列整併進《紀錄觀點》節目，未來將完全使用主頻預算製作紀錄片，與《紀錄觀點》中的委製案相同製作流程與規範。

目前在《紀錄觀點》裡的節目內容，外國影片與本國影片的比例大約是五比五。由於如果僅有本國影片的購片或者委製，片源上其實是不太足夠穩定支撐節目的播映，因此未來《紀錄觀點》的內容，仍會維持一定比例的國外購片。而在購片、以及選擇委製案時，目前規劃為三分之一是議題式的影片，如戰爭或MeToo議題，與時事相連；另一部分是說故事型的影片，能引起觀眾興趣；另外三分之一是獨立創作，偏實驗性，挑戰觀眾思維。

《紀錄觀點》在影片完成播映前，會發新聞稿、進行電視宣傳及造勢，有時舉辦首映會。行銷部會安排導演專訪，並在網路和文字媒體上宣傳。也會進行主題導讀，例如在節目前後或YouTube上安排導演專訪，或剪輯延伸閱讀內容。



在《紀錄觀點》的製作中，主要以獨資委製案為主，因為著作權較單純，同時因為希望可以支持獨立創作導演，採用獨資委製方式，能提供充足資金讓導演無後顧之憂，不需四處尋求資金。目前正在進行中的案子有33部製作案，只有4部是合製，佔比約10%。合製與否則取決於導演是否有取得額外資金來源或國際銷售管道，以及發行和映演經驗。

在當代，電視紀錄片勢必除了在電視頻道的播出外，增加更多不同平台的合作與模式的播映，以及與周邊的活動、行銷活動的結合。同時，從產製到發行、映演，無論是電視台或者是紀錄片創作者，都需要帶著更多的彈性與可能，來因應當下的影視環境與發展。

打開映演體驗的可能性——Giloo紀實影音平台

2018年是全球線上影音串流平台（OTT）的用戶數正式超過有線電視的一年，同一年上線的「Giloo紀實影音平台」，是亞洲第一個以紀實影片為大宗的線上影音平台。透過打破了觀影地點、時間限制的OTT載體，使得許多從來沒有機會在台灣院線、電視播映，甚至在影展也只要一至兩次放映機會的紀錄片，有更多被看見的機會。

而不同於一般綜合型的影劇平台，Giloo的選片從「主題式策展」的形式操作，匯集不同議題、風格，讓平台像是一個「永不停止的影展」，也致力以「名人/主題策展」、「電影筆記」工具、線上映後座談即時互動，再結合線下放映活動、異業合作，企圖打造出不一樣的受眾體驗。他們也認為，在這個影像資訊爆炸的時代，內容與觀眾的對接其實越來越困難，也因此長時間去打造或建立一個社群關係變得格外重要。

Giloo創辦人、同時也是CNET董事長的蔣顯斌則提到，隨著觀影習慣的改變，OTT影音串流平台也成為大家最想爭取的露出平台，但除非有國際影展得獎的光環，不然對獨立製作的紀錄片接受度其實沒有那麼高，「台灣是一個沒有什麼數位壁壘的地方，大家在看的都是全世界送進來的東西，觀眾的眼睛會愈來愈刁，那你要怎麼去跟他們溝通、讓他們進入到你故事？或者你說故事的能力就要進到那個標準，你的語彙必須能跟這個新傳播型態接軌。」他說。

這也回應了Giloo總監鄧兆旻的觀察，對許多觀眾來說，因為影片的調性，要在Giloo上看紀錄片是需要特別騰出一個時間來觀看的儀式，反倒是短片的觀看率是越來越高。然而，這並不代表建議大家都來拍短片，而且Giloo最在意的也始終是能不能在現在這個影音爆炸，並更趨向娛樂、消費的時代，仍然提供內容的多樣性，特別是讓有價值的、重要的、小眾的紀錄片和電影還有被看見的空間，所以在平台上打造創作者經濟，也會是Giloo未來的目標。

雖然未來難以預測，但可以確定的是大家在線上投入的時間已經越來越多，且未來面對的觀眾都是網路原生世代，創作者、製作團隊跟片商，還有這些發行管道之間的關係一定也會有非常多的變動，那麼，「能不能有更多的想法和主動權，去規劃自己的電影被看到的路徑？」絕對會是接下來每一位創作者都無可迴避的課題。



E. 紀錄片製作的著作權與契約

在此次的研究中，我們原定希望能在與不同單位、機構的合作上，關於版權與資金等規範，能收集到更多資料以便研究。在過程中，我們發現，對於許多紀錄片工作者而言，版權、合約等等的內容，經常處於一知半解的狀態下；關於對著作權的內容、分屬、以及合約條文的規範，也充滿許多疑問。

因此我們決定，透過邀請律師參與的講座活動，梳理著作權及契約條文等基礎資訊的整理，作為此次研究主題中，在版權主軸下的內容。透過爬梳整理這些資訊，讓紀錄片從製作走到發行映演，無論是對創作者，或者對合作對象，彼此都能在資訊清楚而權益關係明確地著況下，做出選擇。

F. 結論

計畫實施的具體成果：

共訪問3組影片案例及3個產業單位，1組資料研究整理。影片案例包括：《神人之家》（盧盈良、陳璽文、李佩禪）、《太陽不遠》（蔡崇隆、賀照緹、工會秘書倖仔）、《捕鰻的人》（許哲嘉）；產業單位包括：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公共電視、Giloo紀實影音平台。資料研究整理內容為著作權與契約。

本研究最終完成19萬字研究內容，內含：最終完成**8篇**研究主文（約6萬字）、**8篇**聽打稿整理（約13萬字）、**8部**訪談影片與錄音（總長約15小時45分）、**10張**現場訪談照片與圖說。並預計於於2024年7月舉辦研究成果階段性分享會。

研究後的觀察結論：

從《神人之家》與《捕鰻的人》兩部影片的合作方式與路徑來看，國際合製的案例，有許多來自不同機緣下產生的合作與結果。這個部分或許是其他影像工作者難以複製的狀況。不過，兩個案例中，無論是自薦與國際製片的合作，或是透過參與提案大會促成的交流合作、參與不同的工作坊認識各種職務角色的人，或多或少都推進了一部影片走上國際合製的機緣與可能。

但即使如此，影片是否適合、有機會走向國際合製，除了與人合作的機緣、議題的考量之外，對於影像工作者而言，也得仔細思考自身對影片內容、製作與對映演行銷的想像，以及是否願意投入更多的精力時間在內容製作以外的事務上。

國際合製的團隊，職責的分工必然與單打獨鬥、由導演自身決定整個影片的走向，有很大的不同。無論是製作過程中，從合作的成員的選擇（剪輯師、後製調光、聲音設計處理...），到影片完成後，國際發行、映演的作法選擇，都需要與團隊成員有更多的協調和溝通。同時也會有需要配合不同發行映演路徑，而調整做法和版本的工作量的產生。對於某些希望專注在影片內容製作上的影像工作者而言，這些都是需要思考與選擇的面向。



從發行和映演的角度來看，國際合製的確提供了影片有更多走出台灣、到世界其他區域接觸觀眾的可能性。不過過程中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時間，事實上也和製作影片本身的過程不相上下。在台灣目前製作資金與國際製片人才不足的狀況下，意味著導演必須要投入更多力氣與時間在提案以及尋找合作團隊上。而對影片或者影片所想要承載的主題和產生的影響力而言，國際市場是不是最適合的選擇，也端看每位影像工作者，在製作其影片時，對影片的想像與期待。

與國際合製相同，需要花上更多時間溝通與協調，以及難以完全複製經驗的，還有集體製作與發行、映演。但即使是如此，本次研究案中所訪談與研究的「太陽花影像運動與影像資料庫」，從發生到完成，都標誌了台灣的紀錄影像工作者，對於自身於社會中的公民責任與實踐的例子。影像運動作為一種個人參與社會，進而形成的集體力量的方式。在未來，人人都是自媒體的世界裡，將成為一種社會運動與集體合作的可能。

而傳統上，紀錄片最大的觀影平台電視媒體，逐漸因為新興的觀影習慣和與播映管道，開啟了與線上OTT平台的合作。上一階段研究中所提及的商業映演、DVD，這一階段訪談的電視平台，成為各式各樣發行與映演選項中的其中之一。更多的是在網路串流平台上、更多元的觀看媒介中（電腦、平板、手機），紀錄片發行與播映的可能。

現在與未來，紀錄片工作者已然進入了一個百花齊放，多元成為可能的世界裡。從製作到發行，無論是在資金的取得、新的產製流程與做法、到團隊成員的合作、以及對發行映演的選擇上，都需要更主動、更有創意與想法，才能因應現下觀影習慣與產製路徑的發展。

本研究或許無法提供或歸納一個通用的「紀錄片映演指南」，但在記錄下這些不同案例迥異的製作與發行、映演過程，理解他們的思考與選擇路徑，相信每一個獨特的經驗，都能夠成為往後的創作者的重要參考和憑據。

本研究之不足：

本研究案原定計畫能再多訪談研究不同的國際合製案例，但由於不同團隊的內部狀況不同，加上許多合製案例都還在持續進行中，成果還未能明確展現。因而我們收到了不少的婉拒，未能有更多的例子以供研究和探討。加上許多國際合作的合約內容，都是保密未能公開的狀態，因此在合約的解密和版權的歸屬上，也未能有明確的數字和作法以供參考。

不過目前台灣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合製案例正在進行中，之後可期待會有更多的案例出現與完成。這些成功或者未成功的案例，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公開分享他們的經驗與思考，讓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能在影片的發展和選擇上，有更多的想法與參考。